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二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贖，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闢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遜，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

意也幸以語之

二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吊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撥無不即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

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勅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即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

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仕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湏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

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荅甘泉

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

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
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
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
長也高明以爲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
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
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
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
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
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
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
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
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
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
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
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
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
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
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

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未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

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
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
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
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
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
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
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
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
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
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悵悵

荅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
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
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
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
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
喜以爲獨見新得鏡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

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二癸未

此學蔡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心同志。務履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啾啾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

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為之
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
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
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
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
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闡斷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
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為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
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
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
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恠眩瞽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
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
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
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
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
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
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倣象已
後只做得一箇美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

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
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
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
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
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
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
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
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
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人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
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
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
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
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
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
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

陽明先生全集 卷二
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
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
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
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
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
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
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
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
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
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
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
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
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
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
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
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
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
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

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閩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

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
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
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
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
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
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
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
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
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
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
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
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
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况在吾
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
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
有所踈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
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
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
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
經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

陽明先生全集 卷三
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
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
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
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
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
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
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會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
也。

三 甲申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
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
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
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
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
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

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爲。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何未發之中

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太公也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稿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

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

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

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陽明先生全集 卷二
來書云常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沮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閑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閑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之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人日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

陽明先生全集 卷二
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

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遊乎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

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即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是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警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

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
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
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根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之明得
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
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
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
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欠明白亦
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回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
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
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
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華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
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斯
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
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
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
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

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學知。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就是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

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
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
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
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
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
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
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
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
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
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
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
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
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
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
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
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
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

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
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
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
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
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
瘧之喻。誠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
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
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
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
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
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
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
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
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
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
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
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

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
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
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
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
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
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
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
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
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
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
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
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
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憤，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
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
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
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
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
之功，歧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
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
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

陽明先生文集 卷三
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遠。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爲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

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計，方爾痛心，而復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孑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漸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日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爲聖人之志，勿爲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卧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

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
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
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辭意重複卻恐
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
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
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
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
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
者徃徃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
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
虔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喻及其泉論仕德處
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蓋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
學未敢便以爲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
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髭如劍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
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
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
誰氏便中寄知之

答周道通甲申

吳魯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想念若道
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兩生細論
然兩生亦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
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
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
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
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愈益
明白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
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
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
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
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離群索居之人當更
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
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是不同矣大抵吾
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爲困忘之病亦只是
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
自家痛痒自家湏會知得自家湏會搔摩得既自知得
痛痒自家湏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湏是

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

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

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覩着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知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湏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

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
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
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
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爲兩事也。必有事
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
謂忠恕，違道不遠矣。此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
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
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
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
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
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
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
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
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言，正
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
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

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
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
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
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
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
諸介甫。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
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通以告於同志。各自且
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
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
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
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脩省進德之地
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
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菴答云。不容
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
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
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

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詳。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事格物說。修道註誠。苟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

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二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爲神無他希天此即爲天無他順帝此即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即此良知爲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効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爲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

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然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

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面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孟周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湏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槩。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

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爲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思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騏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

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爲月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

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內重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

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兢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搢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

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高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恠。則後世有迷焉。依于中庸。固有遯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

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
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
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
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
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
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
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
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間及之

答顧東橋乙酉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

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
心吾子固已一旬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
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
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傅影響謬
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恠聞
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
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

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不自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

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論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

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
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
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
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
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
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
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
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
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

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
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
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
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
修身。以死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
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
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
之事也。死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
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

此說必又以為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為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湏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為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為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歿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為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歿壽不貳。猶以歿壽貳其心。是其為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日使之不以歿壽貳其為善之心。若曰。死生歿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為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

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常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

其身之陷於罪戮嗷嗷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

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

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

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眇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眇於其外。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

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於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

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蓋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即

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欲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

陽明先生全集 卷三
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出。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之於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

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垂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故不容紊矣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闢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繆爲是說以欺子貢者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

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耶？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
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
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
璧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
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
璧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
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
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
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
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
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
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
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
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璧雍諸侯之學曰泮
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
人倫非以璧不璧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
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
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
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

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璇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

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調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

拔本塞源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宇宙有此文

陽明先生全集 卷二 二
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

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

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則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耒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

譬喻開
暢談之
躍然以
舞

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
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
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
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
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
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
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
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
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
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
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
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
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
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
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
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修補於煨燼
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
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
明脩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
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

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踈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

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僞也。是

肺肝如
見矣

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朽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間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董澐蘿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已之遲鈍爲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克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以爲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

得其宜爲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湏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爲手足之情受汗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也

昔善人只愛人愛問惡不謝惡而後生惡善生惡

惡善人以自愛也善人多聞多見善人多聞多見

一發復善人必

得某見

殊矣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二



